

细说清朝

下 册

黎东方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黎东方
作品

细说清朝

下册

黎东方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细说清朝 : 全2册 / 黎东方著.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5

(黎东方作品)

ISBN 978 - 7 - 100 - 11214 - 7

I. ①细… II. ①黎… III.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07205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细说清朝

(全2册)

黎东方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214 - 7

2015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0

定价: 98.00元

目 录

八六	焦亮（洪大全）	001
八七	洪秀全	004
八八	杨秀清	019
八九	石达开	020
九〇	李秀成	023
九一	华尔、白齐文、戈登	026
九二	太平天国残局	032
九三	略论咸丰	037
九四	曾国藩	041
九五	编练湘勇	045
九六	抑制王鑫	047
九七	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048
九八	夺回武昌	050
九九	冲过田家镇	051
一〇〇	打不下九江	053
一〇一	分兵回援武昌	054
一〇二	苦守南昌	055
一〇三	丁忧回籍	058
一〇四	转败为胜	060
一〇五	东山再起	062

一〇六	围攻安庆	065
一〇七	节制四省	071
一〇八	攻破南京	075
一〇九	天国插曲	078
一一〇	捻	083
一一一	杜文秀	097
一一二	东干	100
一一三	新疆	106
一一四	补叙咸丰外患	118
一一五	辛酉政变	144
一一六	同治中兴	149
一一七	天津教案	155
一一八	马新贻案	160
一一九	湘军尾声	162
一二〇	李鸿章	164
一二一	蒲安臣	167
一二二	对秘鲁建交	172
一二三	对日本立约	174
一二四	丧失琉球	176
一二五	再度垂帘	180
一二六	马加理事件	182
一二七	烟台条约	186
一二八	苦命皇帝光绪	189
一二九	甲午之战	191
一三〇	《马关条约》	196
一三一	日本还辽取台	205

一三二	《中俄密约》	209
一三三	瓜分前奏	216
一三四	筑铁路的经过	228
一三五	门户开放	234
一三六	百日维新	238
一三七	戊戌政变	250
一三八	义和团	256
一三九	八国联军	265
一四〇	《辛丑和约》	272
一四一	慈禧的最后七年	283
一四二	清朝的最后三年	287

八六 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

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做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

这时候，广东有一位朱九涛甚为活跃，是天地会在广州的一个山头老万山的首领。有人说，这朱九涛便是焦亮。

广州的城门口，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夏天，出现一个“无名揭帖”，悬赏购买总督徐广缙的首级，下面写的是“大明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张揭帖，可能也是焦亮干出来的。他可能改姓了朱，而且冒称崇祯十一世孙，自称皇帝，建元天德。

三年以后，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说洪、冯二人“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

焦亮本人在广东活动了一阵，没有什么结果（由于徐广缙、叶名琛的镇压）。洪秀全与冯云山“把会名改为上帝会”，志在“到处造反”，最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占领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焦亮听到消息，来金田与洪秀全会面。洪秀全封他为天德王，把他的名字改为洪大全，称他为“贤弟”，叫他称自己为“大哥”，又叫“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岁”，与称呼自己一样。

改名为洪大全的焦亮，能与洪秀全同被称为万岁，能与洪秀全互称大哥、贤弟，可见地位极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号“天德王”。他可能的确做过“天德皇帝”，由于事败兵散，才不惜纡尊降贵，来依附洪秀全。

甚至，洪秀全也许原本是他的部下，被他封过“太平王”。在《太平天国诏谕》一书之中，有“封洪秀全为太平王”八个字。

洪秀全占领永安州（蒙山）以后，才自称“天王”。天王之下，设东、南、西、北四王和翼王：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其后太平军到达湖北，有一位天地会会友姓郭，起兵响应，不知道洪秀全已经自立炉灶，还以为洪秀全仍是“天德皇帝”的部下。这位“大将军郭”在一篇“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初六日”的布告上说：“清朝两百年来滥用小人，不恤民意。我天德皇帝赫然震怒，起兵以来三年于兹。”（据1853年3月1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

焦亮（洪大全）在洪秀全军中很谦虚，叫众人不必称呼他“万岁”，说“只要称我为‘先生’，就可以了”。他有时仍穿僧服。

他年纪比洪秀全轻（在咸丰二年才三十岁，比洪秀全小九岁），书读得比洪秀全多，兵法知道一些。洪秀全常常向他请教。

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攻进永安州（蒙山），他随军入城。不久，清军追来，把他们围住。

次年二月十六日，洪军突围，焦亮与西王萧朝贵率领一万多人，担负殿后的责任。突围以后，走到古苏冲地方，焦亮被清军追及，捉住。

他被捉的时候，“头戴风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为什么“自行锁纽”？清方有人怀疑他故意做成这个样子，以便诈说与洪秀全等人不

和，以求活命。

可能是，他在突围的途中，与萧朝贵发生争吵，萧朝贵便把他锁了，撇下不管，独自带领精兵急驰而去。

清廷的《贼情汇纂》与《平定粤匪纪略》都说，是杨秀清忌他的才，早就把他锁了。我看，这倒未必。杨秀清倘能在突围以前便能够锁他，何不留他在永安州静候清军来捉？为什么让他与萧朝贵带兵断后呢？

清军的统帅赛尚阿，取了他的供词，略加更改，奏报咸丰皇帝，然后将他押解进京。

他在被押解进京之时，途经河南信阳，替一位亡友柴莲馥的“父执”题下一个扇面。题的是：“寄身虎口运筹工，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到了京城，刑部将他会审。审罢，判他凌迟。一代的草莽英雄，就此完结，替太平天国的大悲剧写下壮烈的序幕。

这短短的序幕，却自有几句尾声。他的弟弟焦玉晶与他的太太许月桂，号召了几千人横行湘南一带。焦玉晶自称“三省大营军师”，许月桂自称“大元帅”。

他们到了咸丰三年正月才被“肃清”。焦玉晶与许月桂看见大势已去，自动把队伍解散，到嘉禾县向县知事投案，被押解到长沙就义。

从焦玉晶与许月桂的起事经过，我们可以看出焦亮在湖南家乡确实拥有很多群众。他做过“天德皇帝”没有，改姓名为朱九涛没有？诚然至今仍是悬案。但是他做过洪秀全军中的“天德王”，于永安突围之时被捉，则无论如何是事实。

奇怪的是：直至今今天仍有人以为“洪大全”三个字是赛尚阿造出来的，洪大全的供词是赛尚阿编出来的，说赛尚阿是借此向清廷报功，掩饰其一败、再败之罪。

八七 洪秀全

洪秀全姓洪，乳名火秀，学名仁坤，自号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埗（铺）的客家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父亲洪镜扬，是当地的一个“堡尊”（乡长之流），家境小康，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洪秀全是镜扬的第三个儿子，自幼读书，读到十八岁，开始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试。

洪秀全在十六岁的时候，去广州府城考了一次“府试”，不曾考上。其后在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与三十一岁，又去了广州三次，次次失败。

他第二次考试失败之时，无意中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白袍长须的英国传教士与一个中国基督徒梁阿发。梁阿发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所包含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以及耶稣降生、替人类赎罪的经过。洪秀全看了，带回花县，搁起。

第三次考试，他又失败，在家中生了一场怪病，病了四十多天，其间有三四天浑身高烧，昏迷不醒，口出呓语。清醒过来后，他告诉人，在那三四天之中，他似梦非梦地飞升上天，在天上见到一位白袍长须的老者，老者之旁有一个中年人站着侍候。老者把中年人介绍给他，说：“这是你的哥哥。”老者又说：“凡间的妖魔太多，你回去把妖魔除了，我封你为王。”

洪秀全从此以后，自号“秀全”。秀字，是乳名“火秀”的下半截；“全”字隐含“人王”二字。兴奋之余，他撰了反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倒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道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诗第五句的“道”字与第八句的“定”字，均很费解。单凭气魄而论，作者够得上落草为寇，据地称雄；但就诗论诗，实在距离秀才的标准很远。

虽则写了“反诗”，他并未死心，又去广州考了一次（第四次），结果仍是名落孙山。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他的年纪是三十一岁。

比他年长两岁的曾国藩，早已在二十三岁当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成了进士、翰林。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考了十七次才考取为秀才的。能够连遭十六次的挫折而始终不灰心，比起洪秀全来，可谓各有千秋。

洪秀全失败了四次以后，把孔孟的书摔在地上。回到家乡，他再读《劝世良言》一遍，就变成了基督徒，却不曾与基督教任何一派的教会发生正式关系。他和冯云山及另一位姓李名敬芳的表弟，走到河里去洗了一个澡，算是受洗。

其后，他在自己教书的私塾之中，取下孔子牌位，换上上帝牌位，逢人说教，为人洗礼入教。于是，学生纷纷退学，他也索性改行，做了职业的传教士，离开花县，浪迹他乡。

陪伴他的，有冯云山与冯家的两个年轻人嵩珍、瑞珍。他们一行四人，走了十几个县。旅费，他们没有，全靠贩卖一些笔砚，跑跑单帮。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下旬，嵩珍、瑞珍不愿再走，秀全、云山继续向西，走进了广西的瑶山。

他们在瑶山住了几天，由于不会瑶语，无法向瑶人说教。

其后，他们到贵县，住在赐谷村秀全的外婆家。外婆已死，表兄弟王盛均、盛朝、盛乾、盛坤、盛爵等几人，与表侄王为正，对秀全、云山热情招待。

王为正因事被捉，关在县里衙门，洪秀全写了禀帖，把为正保出。王家的人感激他，全体都接受他的洗礼，变成基督徒。同村的老百姓，

受洗的也很多，将近一百人。

不久，他仍回广东花县教书，教到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前去广州，拜访美国牧师罗孝全。罗孝全留他住在浸信会礼拜堂内有三个多月光景，把中文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交给他看，有时候也请他帮忙料理一些杂务，甚至请他代理讲道。

在罗孝全牧师的左右有一个姓黄的，是倚赖洋人为生（所谓“吃教”）的人。这姓黄的嫉妒洪秀全，劝洪秀全向罗孝全要求按月支取津贴。洪秀全不知是计，一开口便引起罗孝全的鄙视，被罗孝全赶出了礼拜堂。

他有没有在广州加入天地会，颇难查考。倘若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冯云山不曾随他来广州，也不曾随他回花县。冯云山一直留在广西，活动于贵县、桂平县、武宣县一带，为三千多人洗礼，组织成一个“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总部设在桂平县境的紫荆山。这山山后与瑶山相连，山前与金田村邻近。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月十五日，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聚，被冯云山奉为拜上帝会的教主，尊称为“洪先生”。他单独住在一个地方，不轻易与众会友接近。

洪秀全在紫荆山只做了一件露面的事：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间率领冯云山等几个人去象州甘王庙，把神像毁了，在墙壁上写了“甘妖”的十大罪状。

如此作风，诚然侵犯了别人的信仰自由，却锻炼了一般会友的战斗性，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当地的地方官以为拜上帝会与洋人的天主教是一回事，对于拜上帝会的种种活动，便装聋作哑不加取缔。会友们越闹越凶，引起公愤，有一个秀才王作新出面向桂平县的县知事告冯云山一状。县知事本想不管，抵不住王秀才的一再坚持，只得在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将冯云山捉了，

关在牢里。

洪秀全这时不在桂平而在贵县（住在他的表哥家里），听到消息就来到紫荆山设法，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回广东花县筹募款项，准备给桂平县知事送红包。然而他在花县筹不出款项来，于是又去广西，到紫荆山。

这一边，冯云山被关了两个多月，已由县知事从宽发落，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判令押解回籍。

押解冯云山的衙役，在途中与冯云山谈话，听到冯云山的一番大道理，例如上帝创造宇宙、蛇魔骗亚当偷吃苹果、耶稣为亚当子孙赎罪、洪教主是耶稣的兄弟……，衙役闻所未闻，十分佩服，不但放了冯云山，而且跟随冯云山去紫荆山入会。

在山上，冯云山听说洪秀全已回花县，于是赶忙也回花县。到了花县，才知道洪秀全又去紫荆山，只好姑且留在花县，候洪秀全再回花县来。

果然，洪秀全于扑了一个空以后，在紫荆山等候到十月，就回花县来了。次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间，两人最后一次结伴去广西，上山。

山上的情形，已经与他们离开之时迥不相同。杨秀清于他们缺席的期间，做了事实上的领袖。

这杨秀清是桂平的一个土豪，以“种山”烧炭为生，为人诡计多端，野心颇大。参加拜上帝会以后，他介绍了不少的新会友进会。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也就是冯云山被县知事判令押解回籍的一天），也在山上装作人事不知、口吐白沫、说起胡话来，自称是“上帝下凡”，指出几个会友的秘密，加以责备。会友们信以为真。从此，杨秀清就做了上帝耶和华的代言人。

洪、冯二人来了以后，不便拆穿杨秀清的戏法，只得加以承认，其后在太平天国的圣历中并且规定了三月初三日为“爷降节”。

拜上帝会的另一活动分子萧朝贵，也在这一年（道光二十八年）九

月初九日如法炮制一番，自称“天兄下凡”。洪、冯照样追认，于是九月初九日在圣历中成为“哥降节”。

萧朝贵原是杨秀清的亲戚。他与杨秀清如此合作演出双簧，使得洪、冯二人十分担心。

洪、冯二人计议了若干时日，把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嫁给萧朝贵，争取萧朝贵，借以制衡杨秀清的势力；又把冯云山的第二把交椅让给杨秀清，借以稳住杨秀清的心。

作为拜上帝会的核心领导集团共有六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志正（昌辉）、石达开。这六人结盟为兄弟，遥奉耶稣为长兄，以洪秀全为次兄，冯云山为三弟，杨秀清为四弟，萧朝贵为五弟，韦昌辉为六弟，石达开为七弟。洪秀全常称石达开为“达胞”，原因在此。

六人之中，冯与洪为中表兼曾同学，又同为创教立会之人，关系最密。杨、萧二人，皆是桂平的烧炭“工头”。韦、石二人籍贯不同，韦是桂平县人，石是贵县人，但两人都出身富家，韦是金田村的大地主，石则略通文墨，是本县客家人之中的首领。

地位仅次于这六人的是矿工头目秦日纲，此人其后做了太平天国的若干丞相之一。同属于丞相一级的，又有胡以晁、赖汉英、蒙得恩、林凤祥、李开芳等人。

拜上帝会的人数，早已由三千余人扩充到一万以上；势力也不仅限于紫荆山的周围，而远及于平南、陆川、博白、武宣、象州、藤县等若干州县了。

为了积极做造反准备，拜上帝会的会友以“自卫御盗”作为口号，买武器、制军装，经常操练。地方上原有乡绅们的“团练”，但团练是效忠清朝政府的，与拜上帝会的武力处于对立状态。天地会的零星武装却是拜上帝会的友军。

实际上，林凤祥便是天地会的会员。于金田起事不久便来参加太平

军的罗大纲，也是天地会分子。天地会在两广的俗名是三点会（暗射洪门的洪字），亦称三合会。

洪、杨、冯、萧等人在准备到相当程度以后，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天通知各地的会友，到金田村举行大会，称为“团营”。于是，一队一队拜上帝会的会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纷纷向金田集合，俨然军队模样，而地方官视若无睹。

当时的广西，土匪如毛，大股有几十股，小股不计其数。人民能够自己组织团练，“保良攻匪”，本是官厅所赞许的事。拜上帝会在表面上与一般团练并无分别，虽则暗地里是反清的。况且会友们开口上帝、闭口耶稣，当官的为了怕惹起国际交涉，能不管也总是不管。

十月间，有一些官兵与鹏隘山的会友发生冲突，被会友打退。这些会友是烧炭工人，桂平县知事李孟群派乡勇去应付。

次日，平南县的官兵与乡勇开到该县花洲镇，把正在那里开会的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等人包围。洪秀全派人送信到金田，杨秀清立即扮演“上帝下凡”的活剧一次，传令会友“扶主”。于是，一大队会友由蒙得恩率领奔到平南，战胜官兵乡勇，救出了洪冯等人，拥回金田。

清军由副将伊克坦布率领，追击蒙得恩，追至金田，遇到杨秀清及一万多会友，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战一场。清军惨败，伊克坦布跌落在村边的小桥之下而死。

拜上帝会的会友这时候除了公然造反以外，已无第二条路可走。便选定了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在金田村大举祝寿，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明年（咸丰元年，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做了太平王，军队称为太平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由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杨秀清担任五军主将。

五人之中，杨秀清的地位最高，以中军主将兼左辅、正军师。萧朝贵次之，以前军主将兼右弼、又正军师（第二正军师）。冯云山是“前导”、

副军师。韦昌辉是“后护”、又副军师。石达开只是单纯的一个左军主将而已。

杨、萧二人担任了左辅、右弼，等于汉朝的左、右丞相。此外又有丞相八人：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卢贤达、何震川、林凤祥、李开芳。但是这八位丞相徒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实，只是太平天国官制中的一种虚衔而已。

这时候，焦亮（洪大全）来到金田，被尊为天德王，与洪秀全同称万岁。

有若干土匪首领，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铁公鸡张嘉祥之流，一度也混进太平军的行列之中，但不久均又离去，受清方招安，与太平军为敌。张嘉祥改名国梁，其后成了清军名将，官至江南提督，于咸丰十年闰三月战死于江苏丹阳。

清朝政府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剿贼广西”。林则徐中途病死，钦差大臣一职，由李星沅接充。李星沅在十二月间驻节柳州，却指挥不了广西巡抚周天爵与广西提督向荣。

李星沅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剿过永昌（保山）一带的回民，然而军事学识有限。周天爵在湖广总督任上，捕杀过牛八教、天主教、十字教等教徒数十人，以滥用酷刑著名，其军事学识更逊于李星沅。向荣是绿营行伍出身，算得上一个打仗专家，但是位卑职小，违抗不了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胡乱指挥，也抵不住巡抚周天爵的掣肘。

于是，洪秀全等人得以为所欲为，东取平南县的江口墟与牛排岭，西取桂平的新墟，扎营在武宣的东乡与东岭村。向荣与周天爵虽则施以夹击，而无甚效果。

李星沅于咸丰元年四月病死在武宣前线。事前，他已上奏辞职。继任的，是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

赛尚阿是蒙古人，精通满语，在京城训练过新设的“枪队”，也充当

过步军统领。咸丰皇帝派他来广西，同时调了广东副都统（满洲人）乌兰泰、天津总兵长瑞、凉州总兵长寿、河北（豫北）总兵董光甲、郟阳总兵邵鹤龄，到广西助战。

在赛尚阿的麾下，除了副都统乌兰泰及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个总兵以外，又有提督向荣与早已调在广西作战的贵州镇远总兵周凤岐、云南临元总兵李能臣与镇地不详的总兵秦定三。

这些总兵，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真正能打的，仅有乌兰泰与向荣二人。

乌兰泰在武宣东乡获得一个小胜，洪、杨移军象州的中坪。乌兰泰追到中坪，洪、杨回军到桂平的紫荆山。乌兰泰与向荣对紫荆山实施包围。

战到咸丰元年的八月下旬，太平军决计放弃紫荆山突围东走，在闰八月初一日占领永安州。这是起事以来第一次拿到一个州城。

得意之余，洪秀全自封“天王”，放弃了“太平王”的称号。杨、冯、萧、韦、石之封为东、南、西、北、翼五王，也在此时。

向荣追太平军追过了头。他向东走到了梧州，其后转而向北，又走到了平乐（在永安州的东北，隔一个荔浦县）。

乌兰泰一直跟在太平军后面，开到永安州城之南。两个月以后，向荣的军队才来到永安州，与乌兰泰合作，将太平军再度包围。

太平军困守永安一城不是办法，食盐与火药均无来源。守了七个半月，只得又在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向着昭平县的方向冒雨突围。

乌兰泰立即追赶，追到大洞山遇了埋伏，丧失四五千人与四个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

向荣不在荔浦、平乐一带对太平军堵截，而抢先进了桂林城，静候太平军来攻。这是向荣高明的地方，他算定了太平军是要来桂林夺取物资。

他到达桂林城刚刚半天，便有几百名太平军穿了在大洞山阵亡的清兵的制服来到桂林，企图混充清兵进城。向荣将他们解决。